

人是机器

拉·梅特里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書店出版

15, 13

15, 13

15

人 是 机 器

拉·梅特里著

顧壽觀譯 王太慶校

坐落·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譯者說明

本書的翻譯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組織的。正文由顧壽觀譯出；“出版者的聲明”和“獻辭”由王太慶譯出。我們在譯校過程中曾經參考過 G. C. Bussey 的英譯本（1912 年芝加哥版）和 M. Tisserand 所編“拉·梅特里文選”（1954 年巴黎社會出版社“人民古典叢書”版）中的說明和注釋。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L'HOMME MACHINE
Editions Bossard
Paris, 1921

根據法國巴黎波沙爾德出版局 1921 年版譯出

人是機器

〔法〕拉·梅特里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3}{8}$ · 插頁 6 · 字數 51,000
1957 年 3 月第 1 版

195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定價 (7) 0.60 元

統一書號 2002·43



拉·梅特里
(1709—1751)

本圖是阿基·奧烏萊照克·弗·施密特
所繪原圖臨摹的。

1467372

目 次

出版者的声明.....	1
献辞.....	3
人是机器.....	11

3/14/97

出版者的声明^①

大家也許會覺得很驚訝，我居然敢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一本像這樣大膽的書上。假如我不是相信一切圖謀顛復宗教的企圖都危害不了宗教，假如我能夠相信另一位出版家不會心甘情願地去做我自己憑着良心加以拒絕的事情的話，我是一定不會這樣做的。我知道，如果小心謹慎，就最好不要給那些心智薄弱的人任何受引誘的機會。可是就假定心智薄弱的人會受引誘，我把這本書讀了一下，覺得也根本用不着為他們擔憂。為什麼要這樣誠惶誠恐地去禁止那些違反神聖觀念和宗教觀念的言論呢？這樣做豈不是反而使人相信自己會受誘惑？豈不是證明人們一開始懷疑，信心就立刻消失，因而宗教也就立刻永別了！如果我們害怕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又有什麼辦法，什麼希望來懾服他們呢？如果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理性，只是一味輕率地斥責他們的行為，而不去考查一下，看看這些行為是否應該受到它們自己的那種思想方式的斥責，又怎樣能夠把那些人引回正路呢？

這樣一種做法反而對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有利；他們譏笑宗教，說我們的無知要使我們不能與哲學相調和；他們在他們的壁壘里高唱凱歌，說我們的戰鬥方法使他們相信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如

① 這聲明是1748年作者匿名發表的原版上的。——譯者

果宗教沒有勝利，那是由於那些保衛宗教的低劣作家們的錯誤。讓優秀的作家們拿起筆來，讓他們好好地武裝起來，讓神學對一個這樣脆弱的敵手占上風吧。我把無神論者比作那些意圖攀登上天的巨人，他們將永遠具有同樣的命運。

我認為應當把這些話放在這本小冊子的卷首，以預防一切顧慮。駁斥我所印出來的東西對於我是不相宜的，甚至對這本書里的議論表示我的意見也不妥當。內行的人會很容易地看出，這只是由於我們在企圖解釋心靈與身體的結合時總要發生一些困難。如果作者所得出的那些結論是有危害性的，但願大家記得那些結論只是以一個假設為基礎。難道還用得着再去摧毀它們嗎？假如允許我設想自己所不相信的事的話，就算這結論很難推翻，那也只不过是得到一個較好的機會出出風頭罷了。打毫無危險的仗，戰勝了也不光榮。

這位我根本不認識的作者從柏林給我寄來他的著作，他只是請求我寄六冊樣本到阿爾讓斯侯爵先生的住址去。顯然這只能說是他不願讓人知道，因為我深信這個地址本身只不过是開玩笑的。

献 給

葛廷根大学医学教授

哈勒尔先生[⊖]

这里并不是一篇献辞；您比我所能加給您的一切頌揚都要高得多；如果这是一篇学院文章，我就覺得沒有更無益、更無味的了。这并不是一篇說明，叙述着我用来重新提出一个屢經討論的陈旧問題的新方法。您至少可以發現它具有这种价值，您此外也可以評判您的学生和朋友是否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我要說的是我寫这部作品的愉快；我呈献給您的是我本人，而不是我的書，为的是自己弄明白这种崇高的研究欲的性質。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如此。有些著作家自己没有什么可說的，为了补偿他們的想像力的枯燥，便拿出一篇根本就沒有想像力的文章來：我將不会是第一个这样的人。請告訴我，阿波罗[⊖]的双倍的兒子，著名的瑞士人，近代的弗拉卡斯托[⊖]，既善于認識自然，又善于測度自然的您，既要感受自然，更要說明自然的您，身为博学的医师，更是偉大詩人的您，請告訴我：要靠哪些魅力，研究才能把鐘点化为頃刻？这些迥异

⊖ 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瑞士人，医生，植物学家兼解剖学家。——譯者

⊖ Apollon，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被認為是最智慧的。——譯者

⊖ Girolamo Fracastoro (1483—1553)，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兼詩人。——譯者

于庸俗快乐的精神快乐，它們的本性是什么？……讀了您的那些迷人的詩，我自己太感动了，簡直無法說出它們所給我的鼓舞。人，从这个观点去看，是与我心目中的对象毫無阻隔的。

官能的欲望，不管它是多么可爱和可親，也不管一个青年法國医生的那枝看來既知恩又优雅的筆給它作了多少贊頌，它只有一种唯一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它的坟墓。如果極度的快乐不致于把官能的欲望一下殺死的話，它也应当要有一定的時間來复活。精神快乐的源泉是多么不同啊！愈是接近真理，便愈加發現真理的迷人。不但真理的享受可以增進欲望，而且只要一开始尋求享受，就当下得到享受了。人們享受了很久，然而却覺得比閃电还快。假如說像精神高于肉体那样，精神欲望高于肉体欲望，那难道还用得着驚奇？精神豈不是第一个官能，并且是一切感觉的匯合？一切感觉豈不是都以精神为归宿，就像光綫都以發光的中心为归宿一样？所以我們不必再追問，一顆由热爱真理而燃燒起來的心，究竟是靠哪些無敌的魅力，可以說一下子就轉入了一个最美的世界，在那里享受天才才配享有的快乐。在自然界的一切吸引力中，那最强烈的吸引力，至少对于我，就像对于您一样，親爱的哈勒尔，就是哲学的吸引力。还有比为理性和智慧引入哲学的殿堂更光荣的事嗎！还有比掌握自己的一切精神更愉快的勝利嗎！

我們來檢視一番庸俗心灵所不知道的這些快乐的全部对象吧。它們究竟沒有哪种美，沒有哪种宏偉呢？時間，空間，無限，大地，海洋，天宇，一切元素，一切科学，一切藝術，都是这种欲望的对象。精神的欲望在世界的範圍內是太局促了，它能想像一百万个世界。整个自然界是它的食粮，想像力是它的勝利。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細節吧。

使深知醉心的快乐的人們滿足的，有时是詩或画，有时是音乐或建筑，歌，舞等等。看看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的黛尔葩（畢戎^①的妻子）吧，她一会兒蒼白，一会兒緋紅，她看到勒貝尔时循規蹈矩，看到伊菲格妮时柔腸寸断，看到羅蘭时怒髮冲冠。乐隊給人的每一个印象都表現在她的面容上，就像表現在画布上一样。她的兩眼时而温柔，时而狂喜，大笑，或者做出一个勇敢战士的英姿。人們把她当作一个精神錯乱的女人。她根本不是精神錯乱，有的只是一种感受快乐的顛狂。她只是为千百种我所感受不到的美所感动。

伏尔泰对他的美洛普^②不能不流泪；这是因为他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和女演员的价值。您讀过他的著作，很可惜他沒有能够讀您的著作。在誰的手里，在誰的記憶里沒有这些著作呢？有什么人的心会硬到不为这些著作所感动呢！他的一切審美观念怎样会不为人所接受呢？他是激动地說出这些观念的。

听一位偉大的画家談繪画吧，我是在过去讀理查孙^③的序文时注意到的。有什么贊辞他沒有加給繪画？他崇拜繪画的藝術，把它放在一切之上，他几乎怀疑到如果沒有繪画，人們是否还能有幸福。他是多么为他的职业所迷啊！

在讀希臘、英國、法國的悲剧詩人的一些美好的台詞时，或者在讀某些哲学著作时，誰沒有領略过与斯卡利杰^④或馬尔布朗希

① Piron (1689—1773)，与拉·梅特里同时的法國詩人。——譯者

② Mérope，伏尔泰戏剧中的主角。——譯者

③ Jonathan Richardson (1665—1745)，著名的英國画家，著有“画論”。

——譯者

④ Scaliger (1484—1558)，意大利博学的語文学家兼医生。——譯者

神父同样的激动呢？达西叶夫人[⊙]从來沒有考慮过她丈夫給她的期許，她的發現却多上百倍。如果我們領略到翻譯或發揮別人思想的一种兴奋，那么，我們自己思想时又將如何？由欣賞自然和研究真理而發生那些觀念，是怎样產生，怎样造成的呢？心灵憑借着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孳生繁衍；它把一个观念联結到另一个同类的迹象上，为了使它們相类似，以及为了使它們結合起來，于是便誕生出第三个觀念。怎样描繪这种意志的活动或記憶的活动呢？觀摩自然的產物吧。自然的齐一性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產物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造成的。

官能的快乐如果不善加節制，便要喪失它的全部活力，不再成为快乐。精神的快乐在某一点上是与官能的快乐相类似的。应当讓它暂时中止，才能使它敏銳。总之，研究是会使人沉醉神迷的，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允許我这样說的話，我說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它的發生，是由于精神忘其所以地醉心于夺其魂魄的对象，以致有如擺脫了自己的軀壳和周圍的一切，整个投入它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感受的力量，它什么都感覺不到了。追求真理和發現真理时所尝到的快乐就是这样。估量一下阿基米德心醉神迷时真理的魅力吧，您知道这种力量是要了他的命的。

尽管別的人投身于人群之中，以免認識自己或者怨恨自己，明哲之士則避开大世界而尋求孤独。为什么他只是孤芳自賞，而不乐于与儕輩相处呢？这是因为他的心灵是一面忠实的鏡子，他的正当的自愛認為在这面鏡子里照看自己是有益的。一个人是正直

⊙ André Dacier (1651—1722)，法國語文學家，他的夫人 Anne Lefebvre (1654—1720) 是杰出的希臘拉丁學者，以翻譯“伊利亞德”和“奧德賽”著名。——譯者

的，就根本用不着害怕認識自己，只要自愛不包藏那種自鳴得意的危險。

一個人從天上往地下看，別人就都變得渺小不足道了，最宏偉的宮殿就都變成了草棚，千軍萬馬就顯得像一群為了一粒谷而拚命打架的螞蟥——在一位像您這樣明哲的人看來，萬事萬物就是這樣。您看見人們的那些無謂的騷動就付之一笑，他們的人數雖然多到大地難容，却是無緣無故地擠來擠去，他們誰也不稱心，乃是當然的事。

顏普[⊙]在他的“論人”那本書里表現的真是高明！王公大人們在他面前是多麼渺小。您啊，與其說是我的老師，不如說是我的朋友，您從自然得到的才智同您所瞧不起的那個人是一樣多，負心人啊，您是不配在科學中出人頭地的：您教我像那位大詩人那樣，將帝王們鄭重其事地搞的那些不值一文的玩意付之一笑，這毋寧說是教我对它們嘆一口氣。我的福氣是您那里來的。不，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個哲學家在他的書房里所嘗到的那種快樂，他周圍環繞着一些啞巴朋友，然而他們却向他說盡了他想聽的話。但願上帝不要剝奪我的需要和健康，這就是我向他要求的一切。有了健康，我就會不厭地喜愛生命。有了需要，我的愉快的精神就會不斷地鑽研智慧。

是的，研究是任何年齡，任何地點，任何季節，任何時刻都可以得到的一種快樂。西塞羅對哪個有成功的研究經驗的人沒有妒嫉過？這種快樂使年輕時的娛樂減輕了猛烈的肉欲成分；為了充分享受這種快樂，我有一個時候曾經強迫過自己放棄愛情。愛情對

⊙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譯者

于一个明哲的人并不造成任何恐怖，它是善于使两个人結合，使两个人互相尊重的。遮蔽它的理解力的乌云并不使它懈怠；乌云只是指出应当用什么补救的办法來使乌云消散。当然太陽是不会很快地使大气中的云層离去的。

在老年，在兩鬢成霜的年齡，人們已經与青年时代不同，不能給人别的快乐，也不能取得别的快乐了，那时候还有什么比讀書和沉思更好的办法！有一天，有个怀着虚荣心开始感到了做作家的快乐的人向我說：成天看見在自己的眼前，在自己的手里有一部可以使后世的人以及当代的人喜悅的著作在成長和形成，是多么快乐！我願意把我的生命消磨在往來于自己的家与出版者的家之間。他說得不对嗎？当受到贊揚的时候，有哪个慈爱的母親比生了一个可爱的兒子更喜悅？

为什么要这样誇耀研究的快乐呢？誰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帶別种好处所附帶的厭倦不安的好处？誰不知道这是一个無尽的宝藏，是一种最可靠的慰借，可以抵消那种与我們行坐不离，形影相随的剧烈痛苦？打碎了自己一切偏見的鎖鏈的人是幸福的！只有这种人才能完全純粹地尝到这种快乐嗎？只有这种人才能享受这种精神上甜蜜的恬靜，才能享受一个勇敢而無野心的心灵的極度愉悅。这种愉悅乃是幸福之父，如果它不就是幸福的話。

讓我們停一會兒，把花朵投擲到由明諾娃和你給戴上了不朽的常春藤冠的那些人的道路上吧。花神在这里邀請您和林奈[⊖]一道从新的小徑登上阿尔卑斯山的冰峰，以便在那里觀賞另一座雪山下一个由自然的双手种植的花園：这个花園从前乃是这位瑞典

⊖ Linné (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分类学的創始人。——譯者

教授承襲的全部遺產。從那里你再下山走進這些花園，花園中的花草正在等待他整理出一個次序來，因為這些花草顯得是被忽視到如今了。

在那里我看到了莫柏都依[⊖] 這個法國的光榮，可是另外一個國家才配享受這個光榮。他離開了一個朋友的餐桌，這位朋友乃是最偉大的國王。他到哪里去？到自然議會去，牛頓在那里等他。

對於化學家，幾何學家，物理學家，力學家，解剖學家等等，我將說些什麼呢？這些人的考察死人的樂趣，幾乎與我們使死人復活的樂趣一樣大。

然而一切都要讓位於治病的偉大藝術。有人在我面前說過，醫生是唯一無愧於祖國的哲學家。醫生好像是在生命的暴風雨中的海倫的兄弟[⊖]。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議啊！他只要看一眼，就使血脈平靜，就使一個激動的心靈泰然，就使可憐的凡夫們心中甜蜜的希望復活了。他宣告生和死，就像天文學家預報日蝕一樣。每個人都有他照耀自己的火炬。可是，如果精神樂於發現那些指導它的規則的話，當事實證明了它的大膽是正確的時，是多麼大的勝利啊！——這種可喜的經驗是您天天有的。

所以科學的第一種功用就是鑽研科學；這已經是一種真正的、堅實的好處。有研究的興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夠通過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擺脫妄念並使自己擺脫虛榮心的人更加幸福。您還在幼年的時候，智慧的双手就已經把您引向令人嚮往的目的了，可是有多

⊖ Maupertuis (1698—1759)，法國幾何學家，普魯士國王腓特烈第二的賓客，曾任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拉·梅特里自己也作過腓特烈第二的賓客。——譯者

⊖ Hélène，希臘神話中的著名美女，幼時為雅典的提修斯所擄，她的兄弟卡斯托和波里兌克斯把她救出來。——譯者

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五十年，被偏見的重荷压得弯腰駝背，比被時間压得还要厉害，看起來什么都学过了，却單單沒有学会思想。研究真理的珍貴科学，在学者中間高于一切，然而这种科学至少已經成为一切其他科学的成果了。我从童年起專心研究的，就是这門唯一的科学。請您評判一下吧，先生，但願我的友情的这件礼物永远为您的友情所眷爱。

人 是 机 器

那是不是最高本体的光芒，

人們把它描繪得如此輝煌？

那是不是聖灵保存在我們身上？

精神与我們的官能同生同長，同样萎黃，

哎呀！它一样要死亡。

——伏尔泰

